

Xue Tao's Works Pictorial

薛涛

名作画本

小车站

薛涛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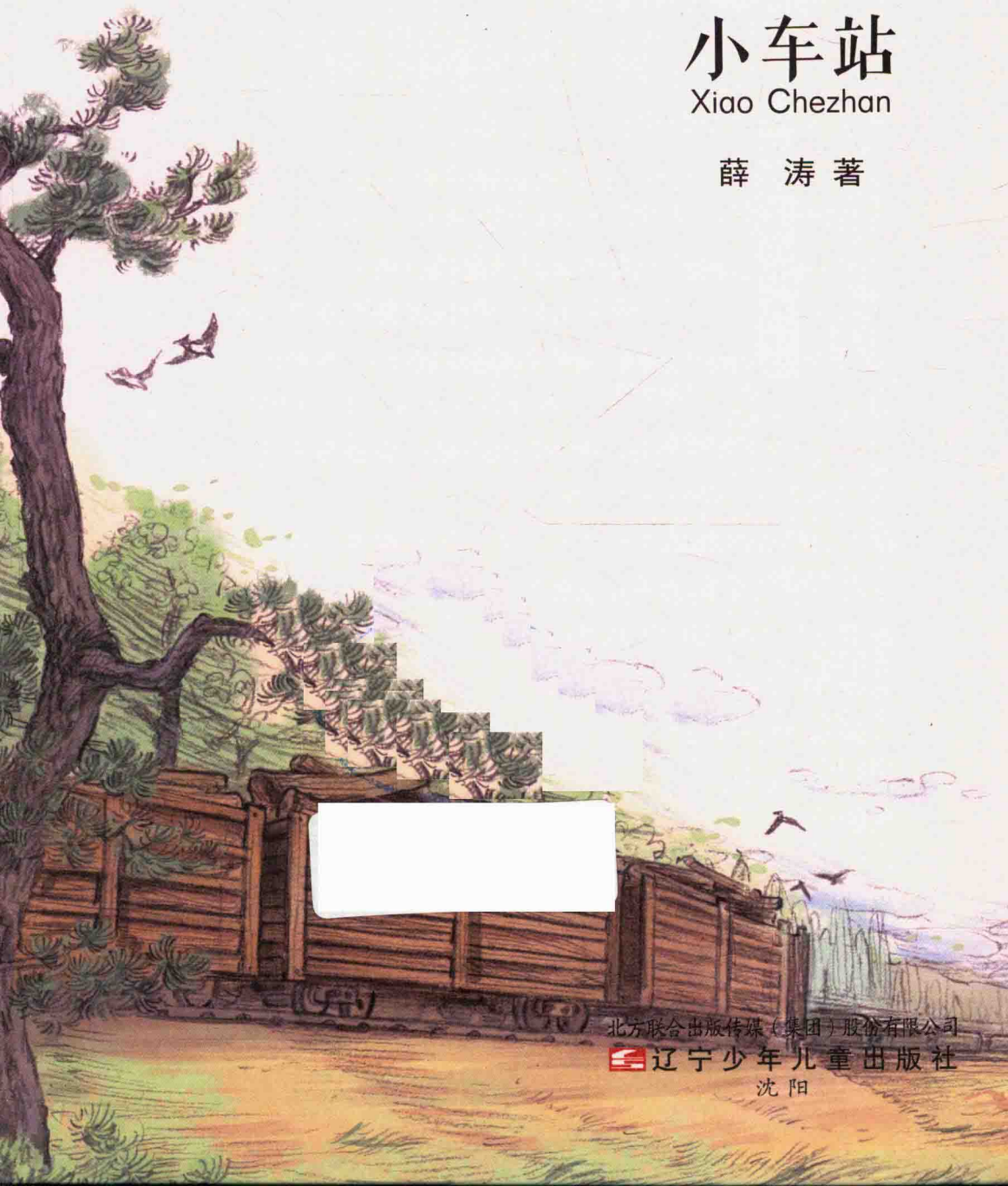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小车站

Xiao Chezhan

薛涛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沈阳

© 薛 涛 201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车站 / 薛涛著. — 沈阳: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8.1

(薛涛名作画本)

ISBN 978-7-5315-7387-6

I. ①小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6735 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 版 人: 张国际

地 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: 110003

发行部电话: 024-23284265 23284261

总编室电话: 024-23284269

E-mail: lnsecbs@163.com

<http://www.lnse.com>

承 印 厂: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总 策 划: 张国际 薄文才 纪兵兵

责任编辑: 纪兵兵

助理编辑: 石 旭

责任校对: 李 爽

封面设计: 段颖婷 谢沛君

版式设计: 段颖婷 谢沛君

插 图: 周杨翎令 韦秀燕 曾学清

责任印制: 吕国刚

幅面尺寸: 170mm × 220mm

印 张: 7 字数: 88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~ 10 000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15-7387-6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冰河在雪原流淌

代序言

儿童文学的文化与远方

薛涛

将近 40 年前的一个冬天，可能是寒假的第一天，一个少年把自己丢进苍茫的大平原。他并非漫无目的，而是沿着一条结冰的河往东南走。这条冰河连接着远方的山峦，山下是少年的乐园。

这个独自在原野中旅行的少年就是我。

我在原野上缓慢前行。入冬后几场大规模的降雪给大地披上新装，平原变雪原，山峦变雪山。这片雪原可能是从天而降，中间零零星星藏着一座又一座村落，无一例外都是星辰的名字。我从“太阳”出发，一个小时后才到达“月亮”，因为我脱离冰河上岸，在“日月”耽搁了将近半小时。我干什么去了呢？我拜访了我的同桌。她是一个女生，名字叫马玉杰。听听这个名字多普通，可是我当时认为那是一个美的符号。她的奶奶是当地有名的萨满，曾经从“日月”来“太阳”治好了我表哥的怪病，这让我对她全家都充满了神秘感和好感。我和马玉杰的对话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一个细节——把一张紫色的五角钞票送给她。她问我为什么要送钱，我说

本来要买个礼物送给她，没买到满意的，就直接送钱了。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我把送她的礼物“变现”了。马玉杰不停追问我送钱的理由，否则就不接受这份馈赠。我实在说不出什么理由，便说反正这笔巨款是你的了，你也不要过意不去，每天对我笑笑就行了。你们看，我小时候都干了些什么，我居然向一个女孩子花钱买笑，我显得太低俗了。

走过“月亮”时，我还想着“日月”的女生。这样牵牵绊绊地走着，转眼便把“五星”丢在了身后。这时，雪原铺到了山峦下面。冰河也在这里弯曲不前，冰河的源头好像到了。我嗖地飞进山下的小镇。我的星际旅行结束了，终点就是我姥姥家。

小镇在冰河的上游，山峦的脚下。小镇是我童年的精神宝库。

马玉杰的奶奶当年也曾经莅临过姥姥家隔壁的院子。我挤在人群后面什么也看不见，可是腰铃发出的零碎响声弄得我魂飞魄散，连续几天都迷迷瞪瞪的。就算现在说到这个话题，我还是被那种神秘的宗教气息笼罩。萨满，一个古老的宗教，一度长期盛行于北方原野，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、价值观。人们笃信心灵感应、万物有灵，连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柳树都被人们视为“神树”加以供奉。狐狸和黄鼠狼也被人敬畏，以精神庇护者的身份招摇过市无人敢管，即使今天飞扬跋扈的城管对它们也应该敬让三分的。漫长的冬季，雪原上的人们祈福于它们，期冀来年雪化春来一切顺意。我就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，并逐渐建立起对世界对万物的看法，所以在我

的小说里常有幻想成分。这不是学来的，与蒲松龄没有关系，与马尔克斯也没有关系。

9岁那年，一个坏消息从冰河上游的小镇传来——我25岁的大舅死于肾小球肾炎，这个坏消息让我和母亲悲伤多年。母亲那时候在一所中学任教，有一天，我看见她拎着教案在教室外面的一个角落流泪，擦干眼泪后再走进教室朗读诗文。她的声音清亮悦耳，当她读到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时，我也哭了。那段时间，我时常怪罪马玉杰的奶奶——我舅舅病倒时你在哪里？你都做过些什么呢？你不是包治百病吗？从那年开始，我的美学世界里多了死亡和哀伤，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基调。

故事讲完了。它们好像不是完整的故事，只是一些记忆的碎片，是雪原上面残留的文化碎片。

太阳、月亮、日月、五星……从星际坠落在雪原。雪原上面还有一个渺小的我。我不是一般的我，我是来自星星的我，除了散落的星辰，还有一条银白的冰河在雪原流淌。冰河起于长白山的一道余脉，止于远方的地平线。跟随冰河流淌的还有少年的脚步，还有生与死的悲怆、原始宗教的神秘气息。

后来，那个来自星星的我成了一个写作的人。我也想写一个简单的故事，写写简单的快乐，写写简单的小悲伤。我做不到，我的血液跟随着一条冰河流淌过，沾染了雪原上的气息，当然我又不至于把故事写得晦涩难懂。雪原上奉行至简主义，繁复与枝蔓都被大雪洗涤了、过滤了，留下的是明朗的情绪、刚健的线条、大悲怆或大团圆。

生活在别处，文化在远方。我偏居东北，多年来在雪原上缓慢挪动脚步，靠的是雪原与冰河给我的力量。这个力量就是文化自信，它根植于一片土地，根植于一个独特的文化。上个月，大批候鸟从遥远的南方——福建、江苏回到东北故乡，其中也有从湖南回来的大雁。它们如何导航回到遥远的东北故乡，至今还没有一个科学定论。我认为引导它们回归的是乡愁。它们撤离时一定见识过东北秋天的绚烂，这些风景便成为乡愁。留下越冬的鸟则沿着弯曲的冰河在雪原上空飞来飞去，它们的食物就埋在雪地下面。它们的飞行并不完全为了食物，而是因为风景。这片大地上的冬日胜景足以令它们乐此不疲。如果它们继续飞下去，向东是大片的森林，向北则是无边的沙地和草原，这些足以慰藉雪原寒冬中的饥饿与寂寞了。

我也是一只固执的留鸟，饥饿忍受了，寒冷忍受了，只因为留在这里才有力量。我坚守的这块土地不在世界的中心，然而没有这块土地世界不会精彩。

2017年4月5日长沙
中国儿童文学原创论坛



目录

小车站	1
漂	34
小兽们的温暖冬天	60
生日礼物	72
一盆兰草的释义	93



小 车 站

第一次把中国地图挂在黑板上，我说我们就住在那上面。

他们马上冲了过来。不用问，小飞脚冲在最前面。我把他们劝回到座位上去，请他们容我细细讲来。我讲我们的国家有多大，首都、省会的位置，哪里出产苹果，哪里的虾蟹最肥，哪里埋着鱼的化石……然后，我让他们一个一个地来前面查找我讲到的地方。他们慢慢找到了它们的位置，找到之后还不肯走，继续在上面寻找着什么。我又把他们劝回到座位上去，我还要接着讲呢。

小铁匠按捺不住了，他站起来说画图的人太不认真了，图上为什么不标出我们的学校？

其他人都附和着，说就是啊就是啊。我掏出钢笔，试图找到我们的大致位置，可是一时没有找到。他们不肯放过我，都哄哄着要我标出来。我摇了摇头，解释说我们的学校太小了，地图上只标出那些大地方。小铁匠便说，学校太小了他承认，那我们林区够大吧，走上几天也走不出去的，为什么也不给标上呢？我说，即使足够大，我们的林区相比这个国家也算小的……我讲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，不过似乎连自己都没有被说服，何况小铁匠他们呢。我指点着长白山山脉跟他们说，我们就在这条山脉里，这就足够了。这句解释很管用，小铁匠勉强坐下了。

下课的时候，他们在图上找到了县城。他们欢呼了，所有的不愉快都被这个伟大的发现抵消了。

小铁匠指着一些弯弯曲曲的线问，这些蜘蛛网是什么？我说那是道路，这样的是铁路，那样的是公路。孩子照例是失望，我没为他们找到从门前经过的土路，尽管这条土路很重要，它既能把我们带出大山，也能把我们引进密林深处。我们也没找到那条把火车引进大山的林区小铁路。这幅地图是几年前出版的，几年前这条铁路还没有修成呢。

一阵七嘴八舌的议论之后，他们又不爱这张地图了。

这张地图真是让他们悲喜交加。

二

放学的时候，小铁匠跟我借那张地图。他说他还没看够，



想拿回家再看看，他还要再量一量，看看它还有没有别的错误。在小铁匠看来，这张地图好是好，可是漏洞和错误太多了。他朝我扬了扬手里的木尺。木尺是他舅舅陈木匠给做的，它足够笔直，我却一直担心它的刻度不准。假如用它去量地图，那张地图大概真的要漏洞百出了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小铁匠的请求。我把地图卷好交给他，嘱咐他千万别把地图弄坏了。小铁匠点点头，飞快地跑了，这一回他跑得比小飞脚还快。小飞脚被甩出几步远，不服气地追了上去。他们的奔跑惊醒了一群美梦中的麻雀，它们一动不动地蹲在电线上很久了。现在，它们吃惊地飞起来，久久不敢回来，在天上转悠一番后索性去了山脚下那棵更高的栗子树上。

我不禁担忧地图的命运了。第二天，我向小铁匠要地图，小铁匠还要再借一天，他说还有很多问题呢。奇怪的是，他没有说出地图的“漏洞”和“错误”。

“老师，地图会说话，能告诉我们不少事情。”小铁匠说。

我没否认。

“地图上说，海洋中间会有陆地，陆地中间会有湖，湖中间会有小岛……小岛中间会有什么呢？”

我不知应该怎么回答。树？花？一座木头房子？都不算精彩的回答。

“海洋之间有陆地，陆地中间有湖，那湖中间的小岛上就应该有一个池塘……”

小铁匠用木尺在地上画着，他把水和







陆地画成了循环嵌套的样子，这个画法很有想象力。

我不得不说：“这样讲没有漏洞。”

“世界很简单，我能画出来……”看着地上的图，小铁匠沉浸在自己的创作里。

“世界有规律。”我说。

“火车跑累了，歇脚的地方画成一个点儿，叫车站。那么多铁路编织在一起，要是管事儿的大人睡着了就会撞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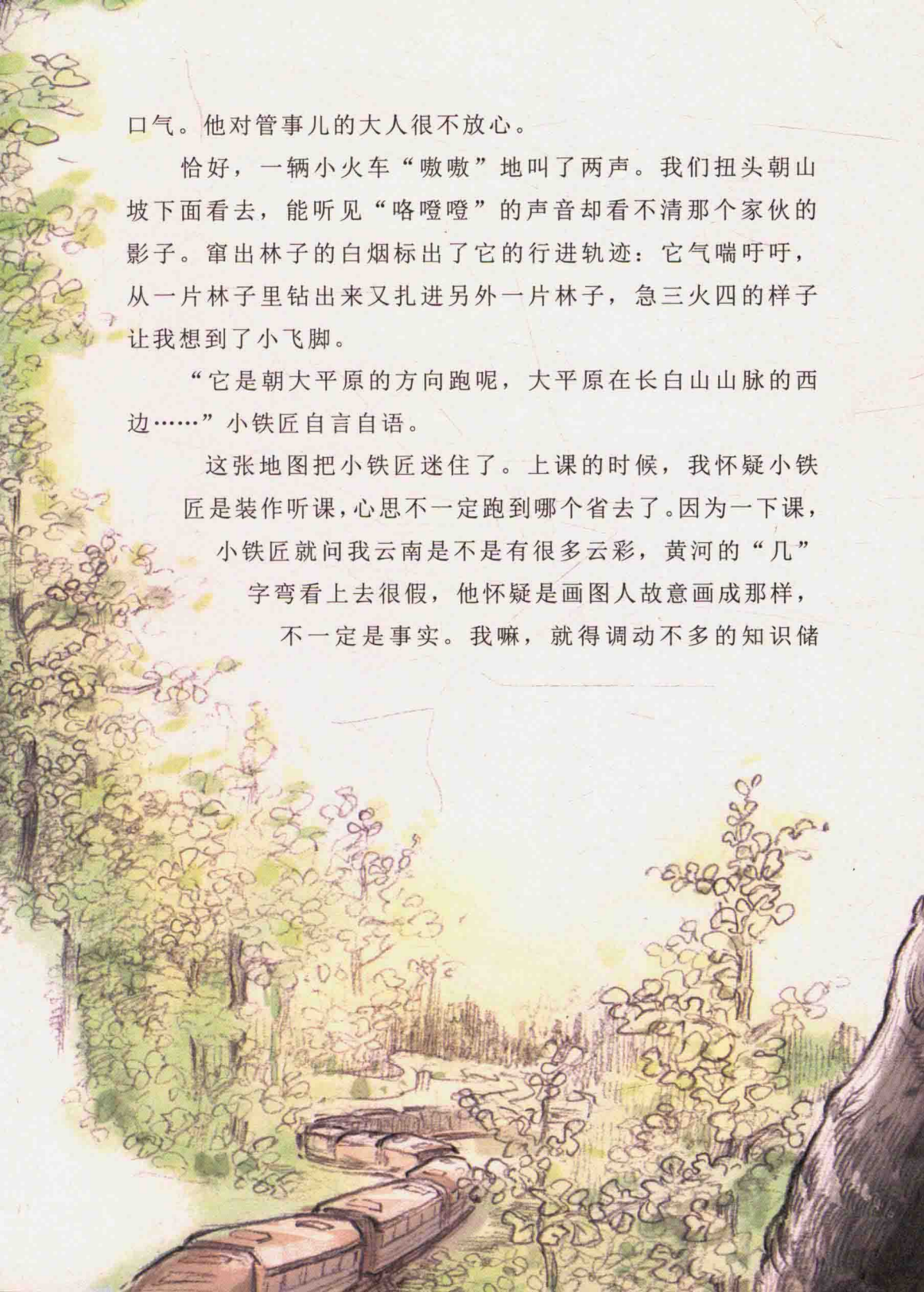
小铁匠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，还叹了一

口气。他对管事儿的大人很不放心。

恰好，一辆小火车“嗷嗷”地叫了两声。我们扭头朝山坡下面看去，能听见“咯噔噔”的声音却看不清那个家伙的影子。窜出林子的白烟标出了它的行进轨迹：它气喘吁吁，从一片林子里钻出来又扎进另外一片林子，急三火四的样子让我想到了小飞脚。

“它是朝大平原的方向跑呢，大平原在长白山山脉的西边……”小铁匠自言自语。

这张地图把小铁匠迷住了。上课的时候，我怀疑小铁匠是装作听课，心思不一定跑到哪个省去了。因为一下课，小铁匠就问我云南是不是有很多云彩，黄河的“几”字弯看上去很假，他怀疑是画图人故意画成那样，不一定是事实。我嘛，就得调动不多的知识储







备跟他讲一讲。我写信告诉女友，现在我兼做地理教师了，幸亏从小就喜欢翻地图，不然完蛋了。
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吃过晚饭的我坐在院子里看日落。

林区的落日总是红灿灿的，它在北山那片杨树林子后面完成一天一次的坠落。尽管每天如此，可它落下去的时候，我还是像孩子似的担心会出什么事。比如深秋里的树枝渐渐枯干瘦削，难免会划破涂在它上面的釉彩吧。它上面的釉彩水汪汪的，轻微地挂在上面，看样子是经不住树枝的触碰的。谁愿意那么完美的红盘子上面留下几道划痕呢？当然，每次担心都是多余的，第二天它釉彩依旧。

落日正渐渐地接近那簇摇摇晃晃的树梢。它知道树梢托不住它，便不去压坏树枝，而是闪开它们，闪到它们的后面去。它们的“后面”便是大平原了。我一清二楚，落日闪到山梁后面去的时候，正是它照耀大平原的时刻。这时，它照亮了我家的屋顶。我家的屋顶上常常蹲着一只猫，不知这时候它在不在。它不喜欢做事，跟我一样喜欢看落日。

小铁匠轻手轻脚地过来，蹲在我旁边不说话。我以为他也在看落日，他却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子。我指着绚烂的落日给他看。他瞥了一眼，兴趣索然地低下头，继续看自己的鞋子。

“我毁了国家。”许久，他小声说。

“你毁了什么……”我只顾着看落日了，没有注意听他的话。

“整个国家……”小铁匠闷闷地说。